

二十世紀初全臺最大火災—臺北日之丸館大火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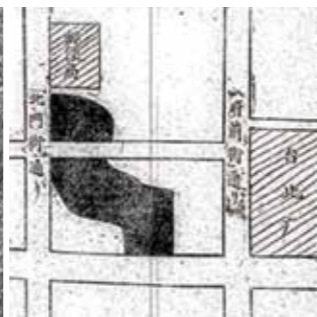
文·圖片提供／蔡秀美（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）



▲「日之丸館」火災的情景。資料來源：《臺灣日日新報》1914年11月8日，3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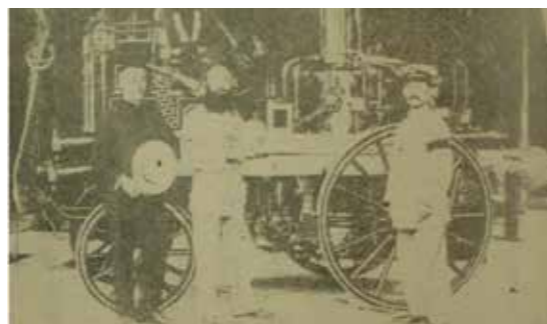
1914年11月7日凌晨3時20分，臺北城內北門街（今博愛路）旅館「日之丸館」（日の丸）發生號稱「日本領臺後規模最大的火災」。據新聞記者報導，這次火災起火點為「日之丸館」後側，火舌竄起後，先在西風的助燃下，向東邊的府前街（今重慶南路）延燒；不久，風向轉為南方，火勢熊熊，波及北門街和府前街之間的住家。這場突發的暗夜惡火，讓不少受災戶居民飽受驚嚇，紛紛搬運家當，扶老攜幼前往臺北臨時郵便局前的空地避難。

災民通報後，警鐘大響，警察先於第一時間趕到火場。15分鐘後，拉曳貯放在臺北廳的馬拉蒸氣幫浦前來滅火。不久，警察官與司獄官練習所練習生、臺北消防組的幹部及組員紛紛抵達火場，而總督府水道課及電氣課的職員也相繼前來打開自來水栓、切斷電線等。儘管如此，火勢仍至清晨5時30分左右才被撲滅，歷時長達兩小時。據災後調查，火災延燒範圍為臺北府前街1丁目31～52番戶（共46戶），以及同街2丁目1～4



▲「日之丸館」火災延燒區域圖。資料來源：《臺灣日日新報》1914年11月8日，3版。

番戶、76～85番戶（共40戶），合計86戶。關於損失金額，「日之丸」旅館損失約6萬圓，延燒家屋損失約15萬圓，合計損失至少約21萬圓。當時臺北住民對上述嚴重的災情十分出乎意料之外，蓋火災發生的三個月前，即同年8月，臺北廳當局向東京「市原唧筒製造所」訂購的臺灣第一部馬拉蒸氣幫浦才剛運抵臺北。該部蒸氣幫浦係以一匹馬拉曳擁有20馬力的幫浦，每小時汲水量350石，噴水距離達45公尺。其噴水高度遠高於過去的幫浦，有助於因應臺北市街不斷增加的高樓建築的需要，其滅火功能受到時論熱烈的關注。當臺北廳當局及臺北消防組舉行噴水測試時，吸引不少民眾前來觀看，場面頗為熱鬧壯觀。不料，這場大火的结果，完全粉碎民眾樂觀的期待。事後，有民眾作詩投稿報社，失望的嘆道：「



▲1914年臺北廳購置之第一部馬拉蒸氣消防幫浦。（資料來源：臺北廳，《臺北廳誌》）

番戶、76～85番戶（共40戶），合計86戶。關於損失金額，「日之丸」旅館損失約6萬圓，延燒家屋損失約15萬圓，合計損失至少約21萬圓。

當時臺北住民對上述嚴重的災情十分出乎意料之外，蓋火



▲1917年落成之本町消防詰所。（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）

祝融又襲火之丸，火舌舐天曉色寒；蒸氣唧筒僅一挺，難拯八十又三軒。」感嘆新購置的消防幫浦並未發揮預期的效果。

火災過後，輿論檢討滅火的經過，紛紛提出各種意見，有人推測災情慘重的原因可能在於蒸氣幫浦數量不足，導致難以迅速撲滅火勢；有人認為因這次火災發生於半夜眾人酣睡之際，以致消防人員趕赴火場耽擱不少時間；有人指出當夜風速甚大，且風向突然改變，導致消防人員應變不及，無法立即控制火勢。

11月底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社論通盤檢討救火經過，明白指出災情慘重的主因，在於欠缺完善的消防措施，亦即是，不僅欠缺足夠的蒸氣幫浦，也欠缺足夠的消防人力，尤其是後者。蓋當時的義勇消防組雖係以救火為目的而成立的消防組織，但由於消防組員平日各有專職，消防工作不過是屬於兼業性質，一旦發生火災而警鐘發出信號後，消防組員往往必須先從工作崗位返回其住處或消防詰所，穿上消防制服，方能趕赴火場；接著，幫浦、水管等各種消防器械也相繼運抵火場。

然而，提高消防效率的最大關鍵在於消防人員儘快前往火場，趁火勢尚微弱時一口氣加以撲滅，如此方不至於出現大火災。這次火災發生時，「直到原放置在距離火場甚近的臺北廳署之幫浦開始運轉為止，仍需要二十分鐘，此乃完全未有常備消防夫的緣故。」批判義勇消防制度的消防效率有限，因此，即使增置蒸氣幫浦，若火災現場未有立即可操作消防幫浦的消防人員，仍無濟於事，況且集合消防人員抵達火場仍不得不需要一些時間。於是，建議當局除了增購蒸氣幫浦二部之外，同時，應在每部幫浦下設置常備消防人員約10人。上述言論可說是時論倡設常備消防人員之先聲，可惜的是，並未獲當局立即採納，其後，亦未見報界積極的繼續追蹤報導，此一具先見之明的建議遂暫時銷聲匿跡，有如曇花一現。

總之，日之丸館大火災，雖然消防人員使用當時臺灣最先進的蒸氣幫浦協助滅火，但仍然造成相當嚴重的災情。其原因不完全是消防器械不足所致，當時臺灣義勇消防制度及配套措施不足實為主因。從災後檢討的輿論可知，當時有識之士已建議臺北消防組應設置常備消防人員，可惜未立即獲有關當局的重視。直至1922年，臺北消防組才正式設置常備消防人員。由此觀之，日之丸館大火災可說是臺灣常備消防制度倡設的契機。



▲臺北樺山小學校防火宣導演講。（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）